

新年

胜旧年

●程倩

我不止一次在梦里梦见我的奶奶,那个半白的头发,藏青色的斜对襟褂衫,一条藕段面料的黑裤子,一双33码黑色布鞋的小老太太。在梦里,桌边的小桌上放一只装了稀粥的碗,粥里面有切碎的苹果和红枣。梦里,奶奶摸了摸我的额头,说:不发烧。小倩要多吃东西,多喝热水,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。

“咳咳”、“咳咳”,半夜的我被自己咳醒,摸看手机一看,凌晨3:22分。坐起来披上睡衣,喝了两口保温杯里的热水,继续躺下,任凭思绪游离在刚才的梦里。奶奶,我想您了。一个星期了,虽然不发烧不头疼,但一直都咳个不停,吃东西也没有特别的味道。从川贝冰糖炖雪梨到盐蒸橙子,从枇杷膏到柠檬水试了一遍,总感觉还是有若隐若现的痰卡在嗓子眼里咳不出来。

娃每天一个电话问我,我都故作轻松地说:妈妈好多了,咳嗽也好多了,抗原是阴性,放心哦。

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,用围巾裹得满头满脸严严实实,戴着一次性口罩手套出门拿了快递,外面的风冷飕飕的。心想:好在是一个人在家,邻居也换了新房搬走了,不会担心自己会传染给谁。回家的几步路上,听见了一阵炮仗声。刚在家门口便利店老板娘那里看见有售卖鞭炮,声音这么快就传来了。看来今年的春节可有鞭炮声听了。

隔壁楼一楼住柴间的一位奶奶我认识,是给我以前单位送办公用品及修理复印机的小店老板的妈妈。前阵子太阳好的时候每天都看见她坐在轮椅上晒太阳,戴着个毛线帽子,整个人精神状况不太好,还看见有个女人来给她洗衣服做饭。有时候看见我路过还借问我一句:上班回来了。我“嗯”一声,还她一个微笑。

后知后觉发现一个现象:是不是人在年老之后,就会渐渐少去与人见面的时间和机会,渐渐将生活的范畴退回到房子周围,甚至缩进房子里,仿佛变成了一只寄居蟹。是不是极少出门,天天拘束在家里,给后辈的孩子们做饭扫地,帮忙照顾孩子。好像我奶奶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。想到这里,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楼下草坪里有两只猫,一黑一白,都恹恹的,一前一后地走着,顺便找着食物。草坪上种起来的竹子有一根歪掉了,我顺手把竹子扶正,捡了块路边的小石子垫着,用鞋子踢了些泥土,再踩踩结实,不至于竹子倒得太厉害。两只猫一转眼功夫不见了踪影,只留下我一个人傻傻地站在竹子旁边。心跳突然有点加快,赶紧三五步跑回家。

三年下来,世间许多人那争名逐利的心,是不是应该收一收了。不要求那么高大上了,只求有个温饱,有个平安,有点自由,就行。平淡是真。

养成了睡前读经的习惯,《心经》念念完《金刚经》,念得内心渐渐喜悦,都回向给孩子,以及所有遭受疫情的人们。

小禅老师说:我见喜悦,是薄暮中的荷。淡淡飘逸而出,透着人世间的欢与愁。喜悦见我,是一低头的羞涩,是一举手的婀娜。我没有小禅老师对喜悦理解的高意境,但我有一颗安静的心,以喜悦之心对待所有的人。喜悦,不是一个人的喜悦,而是传播于人间的一种暖意。

“忍一忍,熬一熬,缓过来就好了”,这句话成了当下很多人的口头禅。人嘛,难免遇到难熬的事情。该来的总会来,迟早要好的!那么,就让我们任意东西,风烟俱净,不问因果。新年一定胜旧年!

一跨进腊月的门槛,家乡村落的年味是一天浓起来稠起来,最后浓稠成冻米糖、猪肉、鸡肉、包子、米馃、油馃、油豆腐,这些食物的香味在山村的天空里久久飘逸,化亦化不开。当然,还有最热闹,最喜庆的春联、鞭炮隆重登场后,年,终于到了。

冻米糖是临近过年时切的。先要煎好番薯糖,煎好的番薯糖呈琥珀色,稠黏,舀一瓢来冲泡,瓢与碗之间有一丝金线伸得老长。小时候常常愉愉吃盛在铜盆里,用来切冻米糖用的那点番薯糖,偷得心慌,却甜得心安。冻米是过了“大雪”即开始准备的,做冻米之所以要在大雪节气后,是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温度低,蒸熟的糯米饭不会馊了。把糯米盛到饭甑里,蒸熟,再摊放到竹团筐里,摆到太阳光下晒,每天早上趁了雪白的霜还在草上、屋瓦上,母亲就捧出糯米饭冻一冻,冻和晒,使熟了的,饱胀了的饭粒瘦成一粒还一粒的,晶莹剔透的冻米。切米糖那天,把冻米放铁锅里炒,铁锅底铺一层砂,砂不是石子砂,

是砸碎的桐子壳,桐子壳含油,均热,用桐子壳炒的冻米不焦不糊,油光熠熠,粒粒饱满。

杀年猪,是过年的精髓。小时候盼着杀年猪,是从过了正月就开始的,盼着盼着,当村里第一只被宰杀的年猪发出的嚎叫声从某一家传出时,我会情不自禁地咽下去一口唾沫,似乎喷香的猪肉已经在嘴里了。老家乡下,邻居杀了年猪,总会端一碗猪杂给你,有猪血、猪肠、几块猪肉。当年,一头年猪,也只留下一个猪头和猪下水,整屏整屏的猪肉要上店(拿到供销社出售),换来钞票和猪饲料票。谁家舍得丢掉猪饲料票呢?一家也舍不得。猪饲料票可以买点粮食。猪小肠供销社也收购,五角钞票一副,据说是收去做成香肠,给城市里的人吃。每年杀年猪,父亲拎着一副小肠去供销社卖,我不明就里地问:猪小肚肠不好吃吗?父亲回复:不好吃,一点味道也没有。后来生活条件好起来了,吃到小肠,才知道父亲骗了我。

鸡,过年大约只有一只,这一只

一定是鸡公。麦黄时候抓下来一窝,六七只鸡里若有三四只鸡公,便会被陆续卖到供销社,留下一只,报晓打鸣,一直到过年。到过年的这一只鸡公是幸福的,它的一生里妻妾成群,呼风唤雨,过得富贵。

过年要炸油馃、油豆腐,老家喊叫“浮油馃、豆腐”,临近过年,家家户户都“浮油馃、豆腐”。

那一段时间里,整个村子是炊烟袅袅,油味飘香。当你路过任何一家门口时,主人会客客气气地拉你去灶间吃刚炸起,热辣辣的油馃、豆腐。同时灶台上还摆着一碗辣椒酱,油豆腐黏一下辣椒酱,真是好吃。

油馃过年拿来煮面,一碗“利市面”里放几个油馃,软软糯糯有味道。油豆腐拿来炖猪肉,油豆腐炖猪肉是过年的一道主荤菜。油豆腐腌起来,一直吃到桃花盛开。

没几天就过年了,包子、米馃、亮梳馃(淳安有的地方叫月亮馃)做起来。整个厨房里,水雾缭绕的,当然香味亦在这水雾蒙蒙里。一俵托(竹制盛食物用具)一俵托摆着,包

子的黄,米粉馃的白,韵味儿就在黄白之中。

年三十(当然亦有廿九的),早上阖家吃一碗米粉汤,就各忙各的。母亲忙灶间,父亲写春联。邻居拿来红纸,父亲一家家给他们写好,我帮着把一副副春联摊到地上,晾干。那那些年春联多为政治语: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州震荡风来急”;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。改革开放后,春联有了新气象,当时有副春联很受村里人欢迎:“新长征起步春光明媚,现代化开端金鼓欢腾。”再后来,春联回归到了传统文化上来了:“新春大吉行鸿运,佳岁平安照福星”;“新春好运人财旺

千古江山今朝新”;“万众欢腾歌盛世,百花竞放贺新春”。

中午过后,家家户户开始贴春联,门框上,门楣上,红红艳艳(家里守孝的贴绿纸春联)满眼的鲜红。

“二踢脚”是火炮,一只手的大拇指、食指拿着,点燃引线,“滋滋嗞嗞”——“噼一啪”脆响两声,过年啦,开始吃年夜饭啦……

那时农村的年味

●毛有根

和隔壁邻居来家吃年猪肉。大锅焖起来的年猪肉特别香,桌上会放上好几盘年猪肉,让客人们吃个够。客人们谈天说地,吃着香喷喷的年猪肉,嘴角流着亮亮的油。猜拳行令互敬着土烧酒,满屋子欢声笑语,弥漫着浓浓的年味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家中的男劳力会把猪栏粪和牛栏及鸡鸭粪挑到田地里去,用手将各种栏粪铺到农作物根部,这样既给农作物抗寒又给农作物施了冬肥。

遇到下雨或下雪天,不能去野外干活,就在家煎红薯饴糖和糯米饴糖,炒冻米和炒芝麻。晚上做冻米糖和芝麻糖,每家都会做好几榨糖,存放在坛坛罐罐里。正月招待客人冻米糖算是奢侈品,再就是薯片薯条和瓜子花生,吃着自家产的劳动果实,那种年味特别香。

每家都会安排时间打年糕和打麻糍,正月在火盆上架上火条,放上一条条的年糕和一块块的麻糍,烤的两边鼓起来,掰开一条或一块用白糖蘸着吃,那个味道可好了。

农村有个习俗“腊月二十三打烟尘”。这一天,全家人会放弃干别的活,齐心协力在家搞卫生。农村人平时忙于生产,没有时间搞卫生,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才会好好打扫房子。吃过早饭,每人都换上破旧的衣裤,戴上布帽或草帽(防止灰尘弄脏头发)。各人干着不同的活:有整理角头角脑东西的,有扫地的,有在竹杆上绑上竹丝打扫楼板下的灰尘和蜘蛛网的,还有用旧毛巾擦桌椅板凳的。一天忙碌下来,个个鼻孔里是黑的,脸是花的,可家里却变了样,整洁明亮了,年味更浓了。

腊月二十五日过小年,家中会准备一桌丰盛的晚宴,一家人高兴

地在一起吃着平时难得吃到的美食,人人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

接下来两天开始做豆腐,先做一榨辣豆腐和一榨油豆腐,再做两榨白豆腐用来做米羹和做糍饭的。

临近年边的两天,一天包粽子、一天做米糍。包上很多粽子和米糍,正月,不管白天还是晚上,只要肚子饿了,就在火条上放上几个剥了箬叶的粽子和几只米糍,烘的米糍冒了油,粽子金黄了,满屋飘着粽香和糯香,馋得人直流口水。

大年头天晚上,要做好做米羹的准备,煮好白豆腐和各种白熟菜干,在木盆里沉上两官升晚粳米,放下辣椒干和八角、桔皮。用沙锅在火炉里炖上猪肠。

大年日,一早就在自家的石磨上磨米羹浆,磨好了就下锅煮,放下准备好的各种食材和调料,一大锅香喷喷的米羹就做好了。一家人吃着美味可口的米羹,喜笑颜开。

吃好米羹,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上了红红的对联,村子里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

该采购的年货都采购好了。中饭吃过就开始准备年夜饭的菜了,小孩也没闲着,帮着折上坟祭拜用的草纸和锡箔。到了三四点钟,各家各户都上坟祭拜祖先了,祭拜完回到家,父亲会点上一把香,先对着上横头的土地公公拜上三拜,然后插上三株香,烧上一张草纸。然后走到大门口,对门外拜上三拜(这是拜门神),在门两边各插一株香和各烧一张草纸。接着到灶前给灶神爷爷上香烧纸。还要到猪栏里上香烧纸,保佑来年六畜兴旺。祭拜仪式完了后就燃放鞭炮了,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浓浓的硝烟味把年味推到了高潮。

年夜饭开始了,一家人说着笑着

吃着乐着,欢声笑语中,吃好了年夜饭。小辈给老人压岁钱,祝老人家身体健康,长命百岁!大人们给小孩们压岁钱,祝小孩们健康快乐地成长。这时,妈妈端着小孩的新衣新裤新鞋袜分发到各个孩子手上,交待他们说:初一早晨自己穿上。小孩子们捧着新衣裤和新鞋袜,高兴地喊着跳着。衣裤是粗布做的,袜子是长筒线袜,鞋是妈妈晚上在油灯下辛苦纳出的千层底布鞋。

农村有个守岁的习俗,打牌和打麻将的桌子上都放有一个旺旺的火炉,小孩围坐在火盆边看着黑白电视上的春晚。屋子里热闹非凡,笑声一片。

新年钟声一过,父亲就起身去做像年夜饭前一样的仪式,祭拜完各路神仙,就开门去放开门红鞭炮,迎接各路财神爷。

天还是蒙蒙亮,小孩子们都起床了,穿着一身难得穿上的新衣裤和新鞋袜,高兴地走村串户地跑,去捡那些没有爆开的鞭炮,然后自己放着玩。天真无暇的孩子们过着欢乐无比的年。

农村还有个习俗:就是初一这天女人不上灶、不干活(包括洗衣做饭),休息一天。所以,规定初一不出门拜年,初二开始拜年。另外家中的用具如菜刀和扫把,初一也是休息的,初一煮长寿面的菜和香葱都要头天晚上切好放着备用。扫把初一也不准扫,也要让它休息。

初二开始走亲友友地拜年,农村的年味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。正月十五这天,村里会请来戏班子,跳完龙灯演完戏,年才算过完。

正月十五一过,农民才下田地开始新年的劳作,年味才消散了。

那时农村过年,年味特别浓、特别香,让我至今无法忘怀。